

流年记

母校的白杨树

孙为刚

久违了，阔别了56年的校园！
久违了，母校的白杨树！

今年是我的母校招远一中建校100周年。白杨吐穗的初春时节，应李校长之邀，我和几位不同年代的校友回校参加了一个有关校庆的座谈会。会后，我们提议，回老校园看看。李校长欣然答应并陪同前往。

走进老校园，当年一排排整齐的校舍已不见踪影，只有几处残存的基础尚可辨认。出人意料的是，老校园大门口和东南角那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林依然在，且蔚为壮观。尤其是大门口两旁那两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一左一右，像两个忠诚的卫士守护在母校门口。

啊，母校的白杨树！56年前我们离校时，这里的白杨树最大的只有几米高，碗口粗。如今，这些白杨树最高的足有二十多米，树冠面积差不多有小半个篮球场大小，当年灰绿的树干已不再光滑，变得斑驳粗糙。我快步走近高大的白杨树，深情地抱住了其中的一棵。这棵树直径足有一米多的白杨树，我一个人敞开双臂已不能合拢，需两人合抱方可。

怀抱着母校的白杨树，我思绪如潮，不能自己……

1965年初秋，我考入当时全县的最高学府——招远一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刚进校园，整齐的校舍、宽阔的操场、琅琅的读书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遍布校园的白杨树，校园的空地上、大操场边、主干道两旁、教室前后都栽满了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

这些白杨树何人所栽，植于何时？我多年未得其解。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入学的老学长，他的回忆解开了我的疑问。这位老学长是招远一中初中三级、高中一级的学生。1953年他们入学时，教室和校舍是在县城的文庙（亦称孔庙）。1955年秋，在他读初三时迁到了位于县城西北面丁家庄子村北的新校区，那些白杨树就是他们这一级及后来的师生们陆续栽植的。

如此算来，母校最早的那一批白杨树已经有近70年的树龄了，到1965年我入学时已是整整10个年头了，正是亭亭玉立、蓬勃向上的好年华。

白杨树，有我们琅琅的读书声；白杨树下的跑道上，有我们晨练跑步的脚步声和口号声；白杨树下的沙坑里，留下我们跳远或跳高时奋起一跃的身影；白杨树下的单杠、双杠、吊环、软梯，都留下了我们引体向上、直臂支撑、攀爬锻炼的身影。下了晚自习，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晚风摇曳，树叶沙沙，宛如一首欢快的小夜曲。

春天，白杨树的穗状花序先叶而放，俗称白杨吐穗。白杨穗飘落一地，有一些调皮的男同学，会悄悄地弯腰捡起几只毛毛虫似的白杨穗，塞进鼻孔里或挂在耳朵上，然后猛然回头，吓得一些胆小的同学一阵惊叫。夏日，雨后的白杨树，留下我们寻觅“知了猴”的脚印……

刚入学的那些日子里，我家租住在离学校最近的丁家庄子村北的一栋民居里，离学校的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穿过一条小沟和几块庄稼地，就到了学校的大门口。秋假时，树叶飘落，我会与小伙伴们手持一根铁丝制作的工具，在校外的白杨树串树叶，回家当引火草。有时，我们还会玩一种已经记不起名字的游戏，双

方用白杨树叶的叶梗交叉对拉，谁的叶梗断了算谁输。这种看似简单无趣的游戏，那时的我们却是大呼小叫，乐此不疲。

白杨树，还发生过一起意外的“流血事件”。大约是在1965年秋天，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老师组织我们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白杨树修理枝杈，两人一组，一人负责上树剪枝，一人负责在树下收集落下来的树枝。我正在树下仰头看，突然一根手指粗的树枝从树上垂直落下，戳在我的鼻梁和上唇之间，鲜血顿时涌出，捂都捂不住。同学们手忙脚乱地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止血包扎处理后，校医心有余悸地说：“好险哪，再偏一点儿就戳到了眼睛！”如今，这个伤疤依然隐约可见。

母校的白杨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距离校门口最近的那棵大白杨树，因为那棵树上，曾经挂着一口招远境内独一无二特制的大钟。

在那个年代，学校大多用钟声和铃声传递上课、下课、熄灯等号令。传统的钟或铃上窄下宽，腔体短促，虽声音清脆，但音域不宽，传得不远。可能是考虑到一中校园面积较大，传统的钟声铃声难以传达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决策者们便决定特制一口由工业用的氧气瓶改造而成的大钟。

氧气瓶差不多有一人高，锯掉底部，然后挂在一根粗壮的白杨树枝上，敲钟的工具是一只真正的大铁锤，利用杠杆原理，将锤柄安装在一个树杈（或支架）上，锤柄一头拴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敲钟人在树下拉动绳子，偌大的锤头便会重重地敲击氧气瓶，那口特制的大钟便发出“当——当——当——”的声响。也许是氧气瓶的材质好，也许是它长长的腹腔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也许是大白杨树居高临下的角度，总之，大半个县城都能听见招远一中那悠扬的钟声。

这钟声唤起了多少学生和家长的求学梦，这钟声加快了多少学子奔向教室的脚步……

1968年初冬，作为“老三届”最后一届初中生，我带着一张油印的、落款为“山东省招远县东方红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的毕业证走出了校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中停办，无学可上。带着渴望和惆怅，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校园，离开了朝夕相伴的白杨树。

忆当年，峥嵘岁月；看今朝，蹉跎古稀。56年后的今天，望着那棵曾经挂过大钟的白杨树和它周围的那片白杨树林，我蓦然想起了茅盾先生那篇曾经入选语文课本的《白杨礼赞》，文中写道：“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好一个“树中的伟丈夫”！母校的白杨树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见证着母校薪火相传的发展史，见证着学子孜孜以求的求学路。作为已经离校56年的学子，我衷心祝愿老校园里的白杨树根深叶茂，永远年轻。

再见了，曾经的校园！
再见了，母校的白杨树！

清明
一轮暖阳

刘芳琳

一位老人单膝跪在菜垄里，他躬着腰，伸着脖子，专心挑选着一棵棵又大又肥的菠菜，小心翼翼地挖出来，轻轻放进身边的篮子里。他挖一会儿，再缓慢地向前挪动一点。

那是我的爷爷。我突然发现心爱的爷爷真的老了，我不争气的眼泪簌簌而下。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他身边，蹲下来搀扶爷爷，大声对他说：“爷爷，我来挖吧！你歇会儿。”

爷爷抬起头，满脸笑容，对我说：“孩子，我能行，我挖吧，别弄脏了你的衣服。”

爷爷边挖菜边说：“小芳呀，多带点咱们家的青菜回去，你上班的时候就不用买了。”

“爷爷，够了，吃不完会坏掉的。”
“那就送给你的同事们，咱乡下青菜不稀罕，好吃，他们在城里很难买到的。”

……
我和爷爷边挖菜边聊天的温馨场景再也不会了。

如今，爷爷和奶奶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他们的目光还是那么慈祥，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的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勤劳善良，很爱帮助别人，村里的男女老幼都很喜欢他。他爱我们，有什么好吃的，都不舍得自己吃，总是留到我们周末回家时分给我们。有时，他留的又大又甜的草莓长了白毛，留的又大又香的苹果起了斑。我们一再告诉他不用留着，让他自己吃。爷爷嘴上答应，却宁愿烂掉也要给我们留着。爷爷爱我们的心就是那样固执。

有一次，我炒的青菜忘放盐了，弟弟妹妹都吵着说菜不好吃，我就问吃得正香的爷爷：“爷爷，青菜咸不咸呀？”爷爷抬起头，认真地说：“乖乖呀，咸淡正好正好。”

奶奶白了他一眼说：“就知道偏袒你的大孙女。”我幸福地笑了。这就是我可爱的爷爷，他的爱总是让我感到温暖。

爷爷在74岁那年的冬天，毫无征兆地在睡眠中去了另一个世界。爷爷的去世，在我们乡下是最圆满的善终，没有痛苦，也没有给他的儿女添一点麻烦。他生前是这样的人，临死也这么平静地走了，乡亲们说，这是老爷子一辈子做好事修来的福气。

爷爷的离去，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

清明又至，在爷爷坟前，我伤感而又幸福地回忆着幼年温馨的乡下生活。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知道此时此刻，爷爷正在天上慈爱地注视着我。

诗歌港

私章(外一首)

赵忠娜

合金硬质的刀身
钨钢锻造的刀头
锋利而尖锐地
扎进命定的纹理
一刀下去
刀刀中的
我在一枚印章里出名了

这小小的，只有
食指宽、拇指高的小东西
卧下了我的路径
我的梦想
卧下了只属于我的谶语

这窄窄的，只要
轻捏起随意放置的小家伙
粗黑角如临深渊
细白上翻波起浪
一个颤动的拐弯处
两道斜向的寒光

这凹凸有度
四角分明的小宅地
培育出纷纷扰扰的人缘
收获了大大小小的犒赏
每一笔都挺直、干净
每一划都挂着刀伤

不慕寿山、蓝田等名贵材质
是石质的，就足够了
不买卖也不收藏
是石头，就有了石头的硬气
石头的情殇
把姓氏放进去，就是
专属于我的身份、我的道场

为守护一份纯真
须避开小撮利刃
唬退一簇锋芒
仅保留一个清晰的谜面
一头倒栽在红尘中
沥尽满是血色的肉身

自此
惊魂安顿下来
与这个世界浑然合体
游走在青埂峰外
大荒之上

麦子

收拢一冬的黑夜
悟出满身的锋芒
开花、灌浆、殷熟
至此
任由收割、摔打、筛拣
粉身碎骨……
把抱紧的雪打开
把纷纷扬扬的白昼
还给这个世界